

高等学校通识课程系列教材

西方文化概论

赵林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系高等学校通识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本书是一部从宏观角度介绍西方文化传统及其演进历程的教材。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三大部分,即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第一部分对古代希腊文化的起源、希腊神话传说与文学艺术、希腊社会的政治生活与哲学思想以及罗马社会的文化面貌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精神轨迹。第二部分侧重于探讨基督教文化与“两希文化”(即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和日耳曼民族的动态关系、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演化过程以及基督教文化的历史影响等问题,说明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本质联系。第三部分从考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三大文化运动入手,展示西方近代国家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勃兴历程,并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各种重要思潮和文化运动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的俯瞰。

本书适合高校开设跨专业的通识课程采用,也可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通识课程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化概论/赵林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6

ISBN 7-04-014986-9

I. 西... II. 赵... III. 文化-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1635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6405458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82028899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7	版 次	年 月第1版
字 数	350 000	印 次	年 月第 次印刷
插 页	13	定 价	25.4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策划编辑 徐 挥
责任编辑 白 焰
封面设计 王 睢
责任绘图 朱 静
版式设计 马静如
责任校对 金 辉
责任印制

目 录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文化	1
第一节 爱琴文明与希腊神话传说	1
一、爱琴文明的发展演化	1
(一) 米诺斯文明	1
(二) 迈锡尼文明	4
二、希腊神话与传说	6
(一) 希腊神话传说的源流	6
(二) 希腊神谱	9
(三) 神谱的文化学意义	12
(四) 荷马史诗与“系统叙事诗”	14
第二节 希腊城邦文化	17
一、希腊城邦的发展演变	17
(一) 希腊城邦的崛起与殖民	17
(二) 早期希腊城邦的政治变革	19
(三) 斯巴达的政治与文化	21
(四) 雅典的政治与文化	23
(五) 从分离主义到帝国主义	26
二、城邦时代的希腊文化	28
(一) 希腊的宗教生活	28
(二) 希腊悲剧的“命运”主题	31
(三) 希腊喜剧的“后现代”意义	34
(四) 希腊哲学的发生与演化	36
(五) 希腊的科学	39
(六) 希腊文化精神	42
三、希腊城邦文化的衰落	45
(一) 雅典民主制的蜕变	45
(二) 亚历山大帝国与希腊化时代	47
(三) 希腊文化精神的凋敝	50
第三节 罗马文化	54
一、罗马帝国的兴衰	54

(一) 罗马的起源	54
(二) 罗马帝国的扩张	57
(三) 罗马政治体制的演变	60
(四) 恺撒与奥古斯都	62
(五) 罗马帝国的衰亡	66
二、罗马文化的特征	69
(一) 希腊人与罗马人	69
(二) 罗马英雄主义	72
(三) 罗马的宗教	75
(四) 罗马法	77
(五) 罗马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	80
(六) 罗马世风的腐化	83

第二章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	88
第一节 基督教的早期发展	88
一、基督教的“两希”传统	88
(一) 律法主义的犹太教	88
(二) 耶稣与基督教	91
(三) 基督教与犹太教	94
(四) 基督教与希腊哲学	97
(五) “基督教的真正父亲”	100
二、基督教与罗马帝国	103
(一) 苦难的历程	103
(二) 基督教的合法化与国教化	106
(三) 基督教与异教文化	109
(四) 修道运动	112
三、基督教与日耳曼蛮族	115
(一) 罗马帝国时期的日耳曼人	115
(二) 蛮族大入侵	118
(三) 蛮族的皈依	120
第二节 基督教与西欧封建社会	123
一、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	123
(一) 封建制与庄园经济	123
(二) 修道院经济	126
(三) 西欧封建社会的生活状况	129

二、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格局	132
(一)“十字架”与“宝剑”	132
(二)十字军东征	136
(三)“阿维农之囚”与罗马教会的衰落	139
三、西欧封建社会的文化状况	142
(一)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精神生活	142
(二)教会与大学	145
(三)中世纪的哲学	147
(四)骑士精神与骑士文学	151
(五)基督教唯灵主义与哥特式建筑	154
四、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衰落	156
(一)信仰的松懈与道德的沦丧	156
(二)教会的堕落	159
(三)宗教裁判所	163
(四)基督教文化的内在矛盾	166

第三章 西方近现代文化	170
第一节 文化大变革的滥觞	170
一、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170
(一)中世纪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历史分水岭	170
(二)文艺复兴	173
(三)人文主义	176
(四)人文主义与罗马教会	179
(五)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	182
二、宗教改革	184
(一)宗教改革的历史原因与思想渊源	184
(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187
(三)英国的宗教改革	190
(四)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193
(五)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	196
(六)共产主义理想的起源	199
第二节 新视域与新背景	202
一、地理大发现及其后果	202
(一)航海活动的时代背景与初始动机	202
(二)航海活动的发展过程	206

(三) 海外扩张与殖民主义	208
二、民族国家的崛起	212
(一) 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	212
(二) “势力均衡”与大国兴衰	215
(三) 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	218
三、从宗教专制到宗教宽容	221
(一) “反宗教改革运动”与宗教战争	221
(二)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宗教宽容	224
第三节 西方文化的现代化	228
一、“天才世纪”的文化成就	228
(一) 怀疑主义与经验主义	228
(二) 科学理性的勃兴	231
(三) 自然神论	234
(四) 古典主义	238
(五) 人性的觉醒	241
二、现代化转型的完成	245
(一)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245
(二) 基督教信仰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意义	248
(三) 西方的政治文化变革	251
(四) 西方的经济发展和国际格局	255
(五)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258
(六) 西方现代科技的巨大成就与精神苦恼	261
后 记	265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文化

第一节 爱琴文明与希腊神话传说

一、爱琴文明的发展演化

(一) 米诺斯文明

从历史渊源上来看,西方文化最初的发源地可以追溯到位于爱琴海南端入口处的克里特岛。早在公元前 2800 年左右,铜和青铜制造法就从腓尼基或小亚细亚传入克里特,此后不久(大约在公元前 2500 年前后),在克里特岛中央的克诺索斯地区就出现了一个因为传说中的米诺斯王以及他的那座扑朔迷离的迷宫而得名的米诺斯文明^①。由于克里特岛位于东地中海的中心位置,它与欧洲(希腊)、小亚细亚以及非洲(埃及)均仅仅相隔一段极易航行的海上距离,因此从产生之初,米诺斯文明就与周围地区、尤其是与爱琴海沿岸地区保持着的密切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使得整个爱琴海世界在文化方面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相似性和同源性。由于这个缘故,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通常也把米诺斯文明以及其后出现的迈锡尼文明一起统称为爱琴文明。

著名游吟诗人荷马对克里特岛赞美道:“有一个地方名叫克里特,在葡萄紫的海水中央,地方美好肥沃,四周被水环绕,那里的居民,多得数都数不清,有 90 个城镇,不同语言的种族都杂居在一起……”^②环抱着克里特岛的爱琴海世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深蓝色的大海中镶嵌着无数个宝石一般闪烁的岛屿。良好的海洋环境使得克里特人选择了远比陆地跋涉更加便捷、省力的航海出行方式,而蜿蜒的海岸线和密布的海岛则为避难的船只提供了天然的停泊港湾。与优越的海洋条件相比,爱琴海世界的陆地环境却要恶劣得多,克里特、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各岛屿上的土地大多都是不适宜于耕作的山谷和丘陵。再加上降雨量不

^① 尽管在希腊神话传说中有许多关于米诺斯王的故事(例如米诺斯迷宫和米诺陶洛斯牛的传说等等),但是米诺斯更可能是克里特国王们的一个普遍称号。威尔·杜兰特认为:“我们称他为米诺斯,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许,这个字只是一个头衔,就像法老和恺撒一样,包括了许多国王。”[美]威尔·杜兰特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上册,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 页。

^② [古希腊]荷马著,杨宪益译:《奥德修纪》,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44 页。

足,水源匮乏,无法满足大面积的灌溉需要,因此农作物主要为橄榄、葡萄等较能耐得住干旱的品种。优良的海洋环境和贫瘠的土地资源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克里特的居民更加热衷于航海业和商业,他们通过发达的海上运输业,将本土出产的橄榄油和葡萄酒运往小亚细亚、西亚和埃及,然后再换回本土所短缺的金属、谷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发达的航海业使克里特得以广泛地吸取地中海周围那些水平较高的文明地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辉煌文化成果,从而促进了自身的文化繁荣。据历史学家们的推测,克里特岛上最初分布着一些彼此隔绝的酋长部落,后来由一些强有力的领导者将若干部落合并成一个王国。在公元前 21 世纪以前,克里特岛上就已经存在着好几个王国,这些王国的人们相互征战,并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特索斯、哈吉亚等地建立了一些由军事堡垒发展而成的宫廷建筑。随着兼并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力挫群雄,脱颖而出,统一了克里特岛,并且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控制了爱琴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向周边的一些小国征收贡品。到了公元前 1700 年以后,米诺斯文明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并且确立了爱琴海乃至地中海世界的海上霸权。在海外贸易活动的刺激下,克里特的宫殿建筑和艺术创造活动也达到了空前繁盛的水平,尤其是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因其精美豪华和结构复杂而著称于世。它是一座集宴会厅、起居室、贮藏室、工作室、会议厅和政府办公室于一体的大迷宫,其间点缀着曲径通幽的艺术回廊和花草盛开的宫中庭园。1900 年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伊文思博士发掘了这座几经破坏又几经修复的古老宫殿,它那气势宏大的建筑规模和高超精湛的建筑水平,曾一度令欧洲人叹为观止,并且在考古学界掀起了一场发掘米诺斯文明的热潮。

建立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的创建者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迄今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他们却与后来作为入侵者而进入爱琴海地区的希腊人(阿卡亚人、多利亚人等)在体型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①,所使用的语言也完全不同于后来在希腊半岛上流行的印欧语系(或雅利安语系)的希腊语。有些历史学家猜测,克里特文明的创造者最初可能来自于西亚。崔连仲先生认为:“当新石器时代,经常有西亚的农业部落进入爱琴海地区,他们同海上部落都不是希腊语人。后来希腊作家称这些非希腊语的居民为卡里亚人、勒勒吉人、皮拉斯基人。克里特文明的创造者,大概就是这些非希腊语居民。”^②

^① 汤因比援引人种学的证据指出,克里特岛上最早的居民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长颅人”,而非后来在希腊人口中占据优势的“宽颅人”。他写道:“这个人种学上的证据肯定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最早在爱琴群岛上的任何一个岛屿上居住的人们乃是由于亚非草原的干旱而迁来的移民。”参见[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94—95 页。

^② 崔连仲主编:《世界史·古代史》,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3 页。

西方一些学者根据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推断,最早进入克里特岛的一支移民皮拉斯基—克里特人可能是在公元前 3000 年代的下半叶从安纳托利亚的东部和叙利亚的北部迁徙而来,他们的原始居留地是叙利亚的阿拉拉,这些原始克里特人与最早进入印度河流域的原始印度人有着某种文化上的同源性。他们同时也强调克里特的居民成分是十分复杂的,“可能在小亚和巴尔干山脉中每个民族的迁徙都是以克里特为终点”,这种民族混杂的结果就产生了“惊人的米诺斯文明”^①。克里特文明在公元前 2500—前 1450 年这段时间里,曾向希腊半岛、安纳托利亚的沿海地区(如米利都等地)和爱琴海诸岛进行文化辐射和殖民活动,并与埃及和地中海东岸地区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瓦斯在《早期爱琴文明》一书中认为,在米诺斯文明的雏形中有着强烈的埃及成分,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埃及第一王朝和第五王朝时期的一些社会动乱使得许多沦落的埃及人来到克里特去寻找和平,或者由于冒险的克里特土著水手在向南航行的途中被一阵风暴刮得偏离了航道,从而发现了尼罗河谷的文明并从中得到了启示。无论这种关于米诺斯文明的“埃及起源说”能否成立,在早期米诺斯文明中确实打上了浓重的埃及文化烙印,这种文化影响在以迷宫、半人半兽的神怪和代达罗斯式的能工巧匠为其显著特点的米诺斯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米诺斯文明以物产精美而著称于世,它所生产的陶器、金银制品、匕首等物均深受地中海沿岸居民的欢迎。自公元前 3000 年代末期开始,米诺斯文明——它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已扩及到希腊大陆和爱琴海沿岸地区——先后受到来自西亚的野蛮民族和来自希腊北部的印欧语诸游牧部落的侵犯。这些侵犯虽然冲垮了米诺斯文明在希腊大陆上的藩篱,但是它们并没有直接威胁到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反而使它因为文化交融而大放异彩,上述的那些精美物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交融的结果。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这个时期的蛮族入侵及其后果评论道:

希腊大陆和爱琴海岛屿上的早期居民可能在语言和种族上与克里特人有亲戚关系,他们的珍宝式样与克里特人的相同,用的也是同样的工具和武器。但是这些地方文明的发展在公元前 3000 年代末遭到了大规模入侵的阻碍。当时北部岛屿和大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比较野蛮民族的蹂躏。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其他的入侵者又从北方进入了伯罗奔尼撒。这些人也许是第一批希腊人,但是希腊语何时传入,争论很多,有些人认为,希腊语在较早的时期起源于希腊本地;另一些人则认为,希腊语是大

^① 参见[捷克]赫罗兹尼著,谢德风、孙秉莹译:《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305~306 页。

约在公元前 1200 年青铜时代之末由征服者带来的。

在这个时期的入侵之后,大陆萎靡不振,而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则继续发展,有着精美的陶器,华丽的宝石雕刻,在宫廷和房屋里还有装饰性的壁画。^①

由此可见,灿烂辉煌的米诺斯文明是埃及、西亚、小亚细亚以及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等多种文化相互交融、氤氲化生的结果。

(二) 迈锡尼文明

由于西方人将希腊文明看做是自己的文化家园,而希腊文明又与爱琴文明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因此西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这个如同传说中的米诺斯迷宫一般扑朔迷离的克里特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城邦时代的希腊人出于对奥林匹斯诸神的虔敬,对于从克里特时期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往往深信不疑。在最早的希腊历史著作中,例如在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克里特、迈锡尼时期的传说与希腊的现实历史水乳交融般地混杂在一起。在《历史》一书的开篇处,希罗多德援引波斯人的说法,把希波战争的根源与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联系起来。虽然希罗多德认为波斯人的理由不足为据,但是对于发生在古代的特洛伊战争以及荷马史诗中所传诵的那些故事的真实性,希罗多德本人并不表示怀疑。一直到亚里斯多德的时代,希腊人仍然相信荷马史诗之内容的历史真实性,甚至连罗马时期的一些历史学家,如非比阿斯·匹克脱、李维、普鲁塔克等人,也把罗马历史的起源追溯到特洛伊战争的逃亡英雄艾涅阿斯身上。但是到了近代,严肃的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特洛伊战争以及诸如此类的神话传说归之于诗意的杜撰,否认它们具有任何实际的历史学价值。一直到德国考古学家亨利·施里曼 1873 年发掘了特洛伊城的遗址之后^②,学术界才逐渐改变了把特洛伊战争和米诺斯文明的许多美丽传说完全归之于无稽之谈的观点。1900 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又在克里特岛北部的克诺索斯发现了传说中具有“迷宫”之称的米诺斯王宫遗址,并且发掘出 1600 多块刻有克里特铭文的泥版。经过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不懈努力,这些泥版上的乙系线形文字终于在 1952 年被一位英国建筑学家文特里斯完全破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长期以来笼罩在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之上的迷雾。根据这些文字资料和大量文化遗物推测,迄至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 12 世纪被南下的多利亚人所摧毁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毛昭晰、刘家和尚译:《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66 页。

^② 施里曼发掘的这个遗址后来被证实只是建立在特洛伊遗址之上的后期城市,而不是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特洛伊城本身。

时为止,爱琴文明至少已经存在了 1300 多年的时间。

严格地说,真正的爱琴文明主要是指发源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这个文明在公元前 17—前 15 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建立起势力范围广及爱琴海各岛屿和南希腊半岛的“米诺斯海上霸权”国家,并成功地融合了最初入侵的一些野蛮民族。但是到了公元前 15 世纪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得灿烂的米诺斯文明迅速衰亡,克里特的许多居民点几乎同时被焚烧殆尽,米诺斯文明如同它的出现一样神奇地消失了。关于这次大灾难的原因,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所致,更多的人则认为是来自希腊北部的阿卡亚人的“火与剑”所造成的浩劫。

就在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衰落的同时(或者稍早些时候),在希腊本土上出现了另一个新兴的文明形态——迈锡尼文明。迈锡尼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平原的东北角,在公元前 16 世纪以后逐渐成为希腊大陆和爱琴海地区的文明中心。迈锡尼文明是由一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阿卡亚人所建,阿卡亚人属于北方印欧语系的民族,他们是继爱奥尼亚人之后最早进入希腊半岛的一支希腊人,而迈锡尼文明实际上是印欧语游牧入侵者的文化与爱琴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相融合的结果。“希腊人出现在历史黎明前的微光之中(大约公元前 1500 年),作为还不是完全游牧的流动的雅利安民族之一,正在把他们的牧区逐渐向南扩张到巴尔干半岛,并跟以克诺索斯为顶峰的前爱琴文明发生冲突和混合。”^①

正当克里特人陶醉于辉煌的文化峰巅状态中时,这些操持印欧语言的阿卡亚人从欧亚大草原移入希腊,并且在公元前 15 世纪前后摧毁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米诺斯文明。但是在米诺斯文明毁灭以前的几个世纪里,迈锡尼和整个希腊半岛都深受其文化的影响,因此迈锡尼文明与米诺斯文明之间的相似性远远超过了它与后来的希腊城邦文明之间的相似性。迈锡尼文明虽然在文化上对米诺斯文明多有借鉴,但是在文化成就方面却比后者大为逊色。考古学的研究表明,迈锡尼人在墓葬、居室、城市防御等方面显然不如克里特人,但他们却以修建一种规模宏伟的巨石城堡和狮子门而著称,这种被称为“库克罗比亚”(Cyclopean)的巨石建筑据说是由希腊神话中的独目巨人库克罗普斯所建,它的出现反映了迈锡尼人防御外敌的需要和炫耀武功的心理。

作为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阿卡亚人已经开始崇拜宙斯和奥林匹斯神族的诸神,这些作为征服者的神祇明显地不同于爱琴海世界的那些从事生产活动的的神祇。阿卡亚人对爱琴海地区的血与火的征服活动构成了希腊英雄传说的历史原型,那些传说中的阿卡亚英雄和国王们,如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奥德修等,成为荷马史诗和稍晚的“系统叙事诗”中的主人公。《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等史

^① [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5 页。

诗中所讲述的故事,不过是对迈锡尼时期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场面——这种战争场面恰恰反映了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尖锐冲突和痛苦融合过程——和航海冒险活动的一种神话化的渲染,是对逐渐淡漠了的阿卡亚人英雄业绩的一种夸张式的缅怀。

游牧于亚欧草原上的印欧语诸民族在公元前 2000 年代初叶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进行大规模迁徙,阿卡亚人构成了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南下希腊地区的前锋,与阿卡亚人同时或稍晚进入巴尔干半岛的还有马其顿人、色雷斯人等。这股移民浪潮的“最后、最强而又最不文明”的一支就是多利亚人,他们大约在公元前 12 世纪末期冲入希腊半岛,不仅摧毁了由他们的前辈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使希腊社会陷入了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黑暗时代”,而且引起了整个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地区的民族大迁徙的连锁反应,影响波及西亚和小亚细亚等地。

迈锡尼文明是爱琴文明苟延残喘的子遗,多利亚人的入侵则意味着爱琴文明的收尸入殓。从迈锡尼文明灭亡到希腊城邦文明诞生,中间经历了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黑暗蒙昧时期,即所谓的“黑暗时代”或“英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辉煌瑰丽的文明湮灭在蛮族愚昧的习俗和暴戾的野性之中,这种野蛮晦暗构成了两个具有历史渊源关系的文明之间蜕化嬗变的中介环节。“黑暗时代”是野蛮粗犷的多利亚人在爱琴文明的亡灵(特别是迈锡尼时期兴起的奥林匹斯多神教)的感召下逐渐步入文明的时代,在经历了 300 多年的“阵痛”之后,从公元前 8 世纪开始,一个崭新的希腊城邦文明崛起于爱琴海世界。

二、希腊神话与传说

(一) 希腊神话传说的源流

与其他民族的神话一样,希腊神话传说也经历了一个从源流纷繁到百川归海的发展过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希腊神话传说是许多不同种族、民族、地区的神话传说相互混杂和历史演化的结果,这些神话传说最初是彼此独立的和形态各异的,通过种种历史机缘和持续不断的文化交往、融合活动而逐渐趋同扬异,并且通过人为的系统化改造过程而最终形成统一的神谱和英雄谱系。在古代希腊,这种系统化改造工作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黑暗时代”末期的那些游吟诗人,如荷马和赫西俄德等人。正是由于他们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了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口头传说,并且在记载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系统化改造,从而为后来的希腊文学和艺术提供了谱系分明的神话体系。荷马的两部不朽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是对杂乱无章的民间神话传说进行系统化整理的卓有成效的尝试,而赫西俄德的《神谱》则使这一工作基本完成。

早在希腊入侵者到来之前,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流

传甚广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有的随着克里特文明的毁灭而消失了,另一些则在迈锡尼时期与阿卡亚人的神话传说相融合。例如希腊神话中关于米诺斯迷宫和米诺陶洛斯(人身牛首的怪物)的传说、关于忒修斯和阿里阿德涅的爱情故事,以及关于代达罗斯与其子伊卡罗斯用蜡制羽翼飞离迷宫的悲剧等等,都与克里特的古老神话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而这些关于迷宫、半人半兽的神怪、斗牛游戏(忒修斯杀死米诺陶洛斯的故事即是斗牛游戏的神话反映形式)、代达罗斯式的能工巧匠,以及航海活动的神话内容,显然与奥林匹斯山区和亚欧大陆的游牧生活毫无关联,而与埃及和地中海世界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迷宫”(Labyrinth)一词最初来自于埃及国王阿美涅姆黑特三世的宝座名称,埃及的第一座迷宫就是由他下令修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labyrinth 一词来自于赫梯语的 labris,即“双面斧”之意);至于米诺陶洛斯之类的半人半兽的神怪无疑是从埃及的哈梭、斯芬克斯等形象中沿袭而来的,而希腊神话中以堤丰俄斯与厄喀德娜为双亲的怪物神族也明显地带有埃及神话的痕迹。

在公元前 2000 年代初叶或中叶,当野蛮的印欧语游牧者从亚欧大陆进入希腊半岛时,他们带到希腊来的仅仅是一些非常简单而零散的神祇。可以相信,奥林匹斯神族中的某些神(如宙斯、赫拉、阿波罗、阿尔忒弥斯、赫耳墨斯等)和英雄(如赫拉克勒斯——他是较晚进入希腊地区的多利亚人所崇拜的英雄)是与印欧语入侵者一同进入希腊地区的,这些印欧语入侵者——主要是后来建立了迈锡尼文明的阿卡亚人——在深入伯罗奔尼撒和爱琴海地区之前,曾在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和帖撒利等地滞留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奥林匹斯山就位于帖撒利之北。因此,在阿卡亚人建立起迈锡尼文明之前很久,他们就开始崇拜奥林匹斯山诸神。西方神话学家们根据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证据而认定,作为至上神的宙斯是阿卡亚人的杰作,同样的至上神也存在于其他印欧语入侵者的神话中^①。

到了迈锡尼时期,克里特的优雅精巧和扑朔迷离的神话开始被粗犷勇武的英雄传说所取代,这些英雄传说是对阿卡亚入侵者的丰功伟绩的一种夸张式的渲染和回忆,同时也糅杂了地中海地区(包括小亚细亚、西亚、埃及和克里特)流传已久的神话传说。迈锡尼时期是阿卡亚人英雄传说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北方印欧语神话与地中海神话的冲突和融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关于奥林匹斯神族与提坦神族以及巨灵神之间惊心动魄的战斗,关于宙斯取代克洛诺斯的神界统治权的故事,以及彼此对立的诸神最终都被纳入到统一的神谱之中的结

^① 一位研究希腊神话的专家 M.H. 詹姆森写道:“所谓至高无上的宗教形象,却是印欧人的遗产。宙斯、印度的帝奥斯·皮塔尔、拉丁的尤皮特,均属之;他们被视为天界现象之神以及所谓‘父亲’。”参见 M.H. 詹姆森:《古希腊神话》,载[美]塞·诺·克雷默著,魏庆征译:《世界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2 页。

局,都反映了神话的这种悄无声息同时又激烈异常的冲突、融合过程。

从现实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同神族之间的激烈战斗恰恰揭示着这样一个正在被淡忘的历史事实:即印欧语游牧者(阿卡亚人、多利亚人等)对爱琴海世界的血与火的征服活动。神灵之间的战斗与英雄们的征战故事(如特洛伊战争、七雄攻忒拜等)交相辉映,均反映了迈锡尼时期粗犷遒劲的时代精神和不同文化相互糅合的时代特点。荷马史诗中所歌颂的正是阿卡亚人的那些以征服和宴饮而著称的神与英雄。与被征服者的神话不同,奥林匹斯神话的主要内容不是生产而是战争,不是劳作而是享乐,它是征服者的神话。正如阿卡亚英雄奥德修所言:“我不喜欢干庄稼活,也不喜欢管理家务,养儿育女,我只喜欢摇桨的船舰,战争和锐矛利箭,那些使人害怕的武器;天神使得我爱好这些东西;不同的人总有不同爱好。”^① 威尔·杜兰在其巨著《世界文明史》中写道:“在荷马的著作里,关于以上诸神(指爱琴海地区的古老神祇——引者注)的资料何以很少,而对于奥林匹斯山诸神的资料却那样丰富呢?可能因为奥林匹斯山诸神随阿卡亚人和多利亚人同来,遮掩了迈锡尼和居住地下的诸神,也就是说,先前的神和崇祀他们的人,都被后来的神和后来的人征服了……被击败的神并没有被消灭,而是退居于臣属地位,他们惨痛地退隐地下,仍被一般人民所崇拜,而获得胜利的奥林匹斯山诸神,则高居山顶,接受贵族的崇祀。”^②

在迈锡尼时期和稍晚的“黑暗时代”的希腊神话传说中,地中海世界的神话和北方印欧语世界的神话、出没于波涛汹涌的海洋之上的神灵和出没于茂密幽深的丛林之间的神灵、半人半兽的古老神怪和与人同形同性的新神,均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神系之中。许多具有相近特点的神灵被合并为一个神,但是却仍然保留着不同的别名。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希腊神话传说从扑朔迷离、源流繁杂到彼此贯通、融为一统的发展演化过程,而神话传说的这个相互交融过程不过是对迈锡尼时期和“黑暗时代”希腊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过程的观念形态反映。

著名神话学家 M. H. 詹姆森对希腊神话传说的源流总结道:

在历史上,希腊人从所有印欧语诸民族遗产中只是承袭了宙斯以及为数甚微的神祇,从爱琴海地区的前希腊文化中承袭了形形色色的神祇和英雄,而其英雄故事的氛围和情节,则承袭自他们的青铜时代,即迈锡尼时期。东方的影响,在他们的神谱中颇为明显;综观其神谱,这种影响成为对有关

① [古希腊]荷马著 杨宪益译:《奥德修纪》,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77 页。

② [美]威尔·杜兰著 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上册,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3 页。

神的由来以及神的相互关系的观念加以配置和思考的促进力。^①

总之,呈现于后世人们面前的那个美丽而明晰的希腊神话传说是历史融合的结果,在它之中,既包含着东方——埃及、巴比伦、赫梯等——神话的神秘主义色彩(这种色彩尤其明显地保存在希腊民间的各种神秘祭如厄琉西斯崇拜、奥尔弗斯崇拜中),也包含着爱琴海世界的古朴特色,同时又融入了北方印欧语入侵者的粗犷勇武风格。

(二) 希腊神谱

在“黑暗时代”的末期,将逐渐黯淡的克里特、迈锡尼神话传说传给希腊人的主要是赫西俄德的《神谱》和荷马的两部史诗。他们通过一种开创性的编纂整理工作,把一个系统化了的美丽无比的希腊神话世界呈现在走出“黑暗时代”的希腊人面前,从而使希腊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生息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世界中。希罗多德总结道:“从什么地方每一个神产生出来,或者是不是它们都一直存在着,它们的外形是怎样的,这一切可以说,是希腊人在不久之前才知道的。因为我认为,赫西俄德与荷马的时代比之我的时代不会早过400年,是他们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把它们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教给所有的人并且说出了它们的外形。”^②

希腊世界是生息在荷马的神话中的,神与人尚未分离,神既是人的理想,同时又与人生活在一起。在希腊人看来,神曾与他的祖先共同生活过,而且直到现在仍然不断地出现于他的生活中。希腊人在追溯自己的家族谱系时也相应地整理出一套神的谱系,因为希腊人相信作为自己祖先的英雄们必定有一个神的起源。英雄的诞生往往是由于如下情形:神看中了人间的某个女子(或男子),于是就与之结合,他们爱情的结晶就是某个英雄。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在叙述了神祇的谱系之后,也曾开具了一个男神与凡间女子、或者女神与凡间男子相结合而产生的英雄名单。例如宙斯与人间女子阿尔克墨涅相结合,生了战无不胜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海洋女神忒提斯与忒萨利亚的英雄珀琉斯相结合,“生下了杀人无数的狮子般勇猛的阿喀琉斯”。希腊的那些显贵家族,如伯罗奔尼撒家族、阿耳戈斯家族、忒拜家族等等,甚至包括被后来的罗马人奉为始祖的艾涅阿斯,以及希腊美女、特洛伊战争的祸根海伦,都能够追溯出一个神的起源。总之,在希腊人眼里,神与神的后裔是神,而神与人的后裔则是英雄,这些英雄往往又被当做王者的始祖。“宗教加强了贵族的统治权力。对于头目们最常用的形容

^① M. H. 詹姆森:《古希腊神话》,载[美]塞·诺·克雷默著,魏庆征译:《世界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② [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4~135页。

词是：“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许多头目们吹嘘他们远祖的谱系，都是上溯到宙斯为止。荷马史诗中每一个主要的英雄都是与奥林匹斯的某一个神结伴相随的”。^①

按照这种家族起源的解释方式，自然而然地从英雄谱系上溯到诸神的谱系。与东方一些民族的神话相比，希腊神话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谱系分明，这一点当然主要应归功于“黑暗时代”末期的伟大诗人赫西俄德。这位大约生活在公元前9—8世纪的希腊诗人，在《神谱》这首长诗中把民间流传的纷繁凌乱的原始神话缀集为具有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的体系神话，将一幅清晰明白的神族血缘谱系和人间英雄根源呈现于后世人们的眼前。

与任何一种神话相似，希腊神话最初也是从混沌开始的。最原始的神卡俄斯(混沌)还不是一个人格神，尚无性别之分，实际上它构成了诸神由以产生的原始背景。赫西俄德在《神谱》中写道：

最先产生的确实是卡俄斯(混沌)，其次便产生该亚——宽胸的大地，所有一切以冰雪覆盖的奥林匹斯山峰为家的神灵的永远牢靠的根基，以及在道路宽阔的大地深处的幽暗的塔耳塔罗斯、爱神厄罗斯——在不朽的诸神中数她最美，能使所有的神和所有的人销魂荡魄呆若木鸡，使他们丧失理智，心里没了主意。从混沌还产生出厄瑞玻斯(即黑暗——引者)和黑色的夜神纽克斯，由黑夜生出埃忒耳(即光明——引者)和白天之神赫莫拉，纽克斯与厄瑞玻斯相爱怀孕生了他俩。大地该亚首先生了乌兰诺斯——繁星似锦的皇天，他与她大小一样，覆盖着她，周边衔接。大地成了快乐神灵永远稳固的逗留场所。大地还生了绵延起伏的山脉和身居山谷的自然神女纽墨菲的优雅住处。大地未经甜蜜相爱还生了波涛汹涌、不产果实的深海蓬托斯。后来大地与广天交合，生了涡流深深的俄刻阿诺斯、科俄斯、克利俄斯、许佩里翁、伊阿佩托斯、忒亚、瑞亚、忒弥斯、谟涅摩绪涅以及金冠福柏和可爱的忒修斯(该亚与乌兰诺斯所生的这十一位神与克洛诺斯一同构成了提坦神族——引者)。他们之后，狡猾多计的克洛诺斯降生，他是大地该亚所有子女中最小但最可怕的一个，他憎恨他那性欲旺盛的父亲。……^②

这种憎恨由于得到了母亲该亚的怂恿而转变为行动的勇气——克洛诺斯用一把巨大的镰刀阉割了父亲乌兰诺斯，并取代了他在神界中的统治地位。

① [苏]O. II. 弗兰采夫主编，文运、王瑾等译：《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11页。

② [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蒋平译：《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30页。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